



山村新语

□ 段猷远

一

爬上田家坡,进入村庄。村庄名有“侯山”。

村庄不老,但在村西头的红山洼有明显的屯垦印迹,纵横交错的沟谷是当年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的天然通道,繁多的曲径别道提供了商贸过客自由出入的捷径。

村庄也不大,不过是山丹县众多建制村中平凡的一个。来自祁连山麓的雪花不舍昼夜,经过漫长的后稍沟渠,经过上游的北台子水库,总是在村人期待的眼神中如期调度而至……轻轻拨开岁月的面纱,那些古老的故事或被传唱,或沉淀为时光的留白,而新时代的故事,正在鲜活地低吟浅唱。

二

夏日的侯山,依偎在焉支山、山丹县城至山丹马场主干道的臂弯里,做

着绿油油的梦,等着金灿灿的秋。过了高耸的村牌坊楼门,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整齐划一的高标准农田,四方四正,每块都在数亩大小。从惊蛰开始,农人们在地里就开始忙碌起来,浇水、耙地、除草、压膜、选种、育苗……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早在十年前村子就实施了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建设项目,全村有效耕地面积不断扩大。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来。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从开春就经常碰头研究农产品市场行情,种什么?种多少?怎样选良种?怎么防御好自然风险?选定了,说干就干,一辆辆现代化机械开进来,一束束节水型软管铺进来,整个春季的村庄里一直充盈着生命的气息,青青野草的蓬勃朝气、隆隆机声的躁动活力、劲风与小动物们的原始悸动。

历经千载岁月,时光晕染的村庄,如今每一处转角都是惊喜。小麦、苜

香、孜然、萝卜、菜心、葵花……农人不出村口就有可观的收入。

三

龙口沟,包括旁边的窑口、圆洼子等都是村庄最下片石坡土地中的老地名,众多凸起的山包蜿蜒曲折,宛如一条大蟒蛇盘桓在山头上而得名“龙口”。这里保留有基本完好的S形梯田状灌溉沟渠,我惊讶于这里灌溉系统的巧妙与复杂,在过去漫长的农耕岁月里,村人们从红岩坝渠进村口的渠首到最下游石坡的渠尾,沿落差纵向横向开出了不下百条农渠,有条不紊地灌溉着每一寸田地,浇水期大人们披星戴月、疏通渠水,孩子们听水声喧嚣、看浪花飞溅是最隆重而开心的时刻。

田野阡陌时时有风,但天空却总是很蓝。瓜农老尚今年的种瓜经历像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农谚云:“四月八,乱点瓜”,刚立夏,老尚就带着十几

名成熟“点瓜工”,到了离村有三四公里的龙口沟瓜地。一群蓝头巾、红头巾、穿着劳动制服的背影移动在游牧古道上,行走在耕作拉运的车辙中,成为乡村大地最美的一道风景。

侯山早晚温差大、紫外线强,产出的西瓜瓢头厚、糖分高、液汁多。“侯山西瓜”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张地方名片。

经过近一天的紧张劳作,40多亩西瓜地全部按技术规程完成点播任务。整个夏季老尚都将与这片土地为伴,控苗、浇水、施肥、除草、防病害直至摘瓜、销售。

这片山坳古风悠扬、岁月静好,每一个土包后面都隐藏着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在乡村振兴的浩荡春风下,不仅是老尚,还有不少农人也是西瓜种植示范户,村庄各沟坎、各山坳处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侯山,以其“变”的智慧与“不变”的坚守,正谱写着新的篇章。

花生花开

□ 蔺保东

四月的一个早晨,南山的沟沟坎坎,层层田野,被晨光涂抹得愈发清亮。风柔嫩,柳枝也柔嫩,抚过每一寸泥土,每一棵草茎。一种清甜的气息似乎自草根深深漫上来,沁入心脾,便觉神清气爽。

四野旷远。山脊抹青。十里春风荡漾,天水市麦积区南山花生苹果基地宛若天工织就的锦缎,流光溢彩,铺展无边春色。

我们一行二十余人的采风团,走进南山花生苹果基地。

田园层层铺开,恰似一帧宣纸的白描,满眼星星点点的花,从画框里呼之欲出。

满园碗口粗的苹果树,以矩阵的方阵铺排开来。每一株树俨然托举的手掌,枝干旁逸斜出,层次错落,疏朗有致。枝条上缀满白色的花瓣。每个枝头五朵白花,似孩童合拢的五指,轻柔地笼住一团棉花糖。花蕊纤细,渗出清甜的气息。

站在田垄高处,无边的苹果花仿佛千万只欲飞的玉色蝶翅,翩翩起舞。不远处的苹果园树下,有农妇爬在梯子上,对果树“疏花”,所谓删繁就简,以减少养分竞争。待花落之后,再次“疏果”,精而减之,仅留下精华。静待秋天,雨露润,霜照打,确保每个枝头结出一两颗硕果。期间的辛勤劳作,精心侍弄,汗水的流淌,非亲身躬行不能知其甘苦。花生红苹果享誉四方,不仅得益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更凝聚着果农的辛勤劳作。

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父亲每年秋天必从天水邮寄一箱苹果到陕西老家,母亲每次切开一个苹果分给我们兄妹三个,余下的便锁在柜子里,待过年时拿出来招待亲戚。印象里,整个冬天,满屋子弥漫着苹果甜蜜且醉人诱人的馨香,那是童年里的美好记忆。多年来,我对花生苹果情有独钟。仔细想来,这份特殊的情感,或许是源于童年时候花生苹果带给我的那份珍贵而美好的回味,也更因为它所饱含的一份浓浓乡愁吧。

此刻,我站在苹果树下,不由心潮起伏,不由想起已故的父母,想起童年时那些快乐而短暂的时光……我轻轻触摸着这茁壮蓬勃的果

树,眺望远山,有一种源自心底的爱涌起,就像朵朵苹果花儿在盛开……

一路信步走来,路旁野草茵茵,苹果树下裸露花色地毯。脚踩在松软的泥土上,竟忍不住好想赤脚走路。常年吃苹果,居然从未亲近过苹果树,真是愧对脚下的大地了。

不远处,苹果基地的尽头,有两三户人家。屋旁高高的树上,有鸟巢悬着。走近,有狗子吠几声,算是和陌生人打个招呼。有炊烟升起。院主人迎出来,是一个抱着酣睡的婴儿的婶娘。和婶娘寒暄几句,她说家里的老旧果园更新改造,改种了新苹果树,果味比原来的更甜美,果肉也更饱满。

眼前,田间空地上,树丛掩映下,在乐队的伴奏下,三三两两的秦腔演员,粉墨登场。另一处身着盛装的年轻人,各自弹奏不同的乐器,悠扬的清音在花海里回荡……

深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弥漫着丝丝微醺的味道。

是的,到了秋天,南山遍野的苹果定然又大又红。

野花椒

□ 于小燕

小时候,每到夏天,村南边的渠沿上,会长出各种各样的野草,开出各种各样的野花。有紫色的马兰花,蓝色红色白色的牵牛花,黄色的灯笼花,还有车前草、苦苦菜、蒲公英、鼠尾草、艾草等,最多的是青草,简直长得没边没沿,完全盖住了沟渠。其中也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引得大人们一闲下来就往沟沿跑,那就是野蘑菇和野花椒。

野蘑菇很常见,雨后多得很,野花椒却少,而且大多数人不认得。它是一种毫不起眼的,看上去就像普通野草一样的植物,叶子菱形,细长而密,茎有火柴棍粗,颜色深紫,可以长到三十公分高,但那时就老了。一般长到二十公分,正好开花,就能吃了。它的花很小,颜色淡紫、粉白,贴近去闻,有一股浓浓的花椒香味。

我家所在的地方是蔬菜种植区。其中有一样家家都种的蔬菜,叫西葫芦,我们这里俗称葫芦,也叫条葫芦,每年六月初上市,不管大小,都鲜嫩异常,摘的时候,一不小心擦到葫芦叶子上,都会留下伤痕。可是长到八月底,秧就老了,就是新结的小葫芦,皮也老了,吃的时候要削去皮,然而即使削了皮,口感也不好。吃的人少了,秧也黄了,农户就把秧拔了,重新种别的菜。有的人不拔,专门留着长老葫芦,等葫芦皮长得黄黄的,老得用大拇指指甲都掐不动的时候,摘下来,拉到市场卖。这时候,有一些人专门找着买这种老葫芦,拿回去削了皮蒸包子。

我妈也喜欢做葫芦包子。每年葫芦一结上,她就留下两三个不揪,一直让长着。当葫芦皮刚刚变黄的时候,我妈就弯下腰用指甲掐拍,说:“还嫩点儿,再叫长一长。还没找个地花椒呢,等我上地花椒了,再摘。”地花椒就是野花椒。

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葫芦越长越老,我妈就着急了,总说:“葫芦都长老了,咋多少看不见个地花椒!”

我问:“没地花椒做包子咋了?放花椒不行吗?”

妈妈说:“没地花椒不香,花椒做不出那个味儿。”



百花

第 3320 期

繁 花

〔油 画〕

常 蕊 作

万象洞记

□ 刘玉玺

武都的春天,白龙江刚泛青,油橄榄叶就急火火绿满两岸坡。碎银似的叶影在车窗上碎成银箔,晃得人眼花。

出武都城东行十五里拐进汉王镇,白龙江南岸的景山横亘眼前。山脐裂道缝,当地人叫“地母的梳妆匣”,里头藏着由亿年光阴揉成的地下天宫,曰“万象洞”。

万象洞,原名“仙人洞”“五仙洞”。我是第二次钻这洞了。头回是十六年前当学生时,地理专业野外实习来过,那时洞壁苔痕斑驳,石花冷艳。

万象洞是天然溶洞,属于“喀斯特地貌”,人称“地下艺术宫殿”。洞内石笋林立,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洞名,起得阔气。洞口“万象洞”三字,墨痕浑厚如从石缝生出来,新绿苔痕衬得愈发古拙。崖壁石缝里钻出几簇蕨草,活像老秀才鬓角白发。而今重游,石壁仍凉津津的,摸着像青鱼滑溜溜的脊梁。

洞内分三官九区,暗河水质清冽,冬暖夏凉,果然是块“洞天福地”。

才入洞,凉气顺着裤管使劲儿往上蹿。未睹暗河,耳畔水声闷闷作响,如敲空竹筒。洞内地形九曲回肠,步行栈道蜿蜒,石幔垂银,乳石凝玉,灯光揉碎洒在壁上,恍若星河倒悬。

景区“月宫”里,石牛昂首向天,脖颈褶皱积着水珠,嘀嗒落入暗影,令人脊背生寒。

“龙宫”的路最难走。“仙人床”平整,床头石盏盛水,能映人影晃晃。“风洞”最窄处需学虾米躬行,后颈凉飕飕的,不知是穿堂风还是石头的鼻息。穿过“天门”,水声愈发清晰,暗河与石刻渐次映入眼帘。“天宫”景致豁然疏朗,石笋石柱恣意生长,或如寿星拐杖,或似玉母簪花,最奇处,一柱石钟乳,千万条石棱倒垂如金蛇狂舞,灯光掠过,鳞间磷光青流转,独身至此怕要惊退怯步。

暗河潺潺声若有若无。指尖划过湿漉漉的洞壁,便沾了亿年水汽。栈道旁偶见清流,波纹揉碎灯光,洒在石壁上恍若星斗坠落。我举着相机寻幽,撞见石刻斑驳字迹:

“脉连地府三冬暖,穹引天光六月寒。”从北周至明清,上百平方米石刻叠着岁月痕迹。指腹摩挲清代贾廷绍“不是人世间,包罗万象天”的笔迹,仿佛能触到当年的剑气。

我是学地理的,最中意那些无名石花。它们有的似凝冻浪头,有的若半开玉兰。光影里,水珠在石芯间颤巍巍地亮着,比钻石多了灵气。转角乍见“石猴抱桃”,眉眼俱全,桃尖凝露,叫人疑心是孙大圣留了尊石胎。

出洞时,烈日灼空。洞里洞外两重天地。

忽觉手心攥着洞里湿气,凉津津的,相机镜头里衔着一把未化的时光。采风团年轻人拍着短视频,洞口苔痕在阳光下又添几分新绿。亿年前的暗河仍在流淌,带着古人的墨、今人的笑语,慢悠悠奔向新的地质纪元。

麦子

(外一首)

□ 张 评

黄土塬的太阳晒干了父亲的汗水
秋季播种的麦子也熟了
父亲弯曲的脊梁再一次扛起负重
扛起一个梦绕魂牵的希望

父亲坐在地畔上
黝黑的脸浅浅泛起笑意
泥土的芬芳让他陶醉
让他满足于一种享受

父亲沉默不语
他付出的劳作已一片金黄
我知道一粒麦子的沉重
束缚了父亲一生的诱惑

我愿意做一粒麦子
静静躺在父亲的掌心
可父亲对我说
我的掌心长不出麦子
——我就这样离开父亲
去忠实地做一粒麦种

泾河岸边

泾河水流走了
永不回头地流走了
但她没有忘记
把乳汁喂进了岸边的麦田

麦子停止了生长
捧出了一穗穗的饱满
连绵不尽的金黄
在泾河岸摇曳着麦香

泾河泛着碧波
绕过金黄的麦田
仿佛泾河的歌是唱给麦子的
仿佛麦子的金黄是呈献给泾河的
他们是母与子
依偎着亲昵入梦
彼此间相互照应
枕着同一块黄土的枕头

泾河岸的麦子熟了
开镰的刀刃噼嚓作响
一起一伏中
大片的麦子倒成一片金黄

泾河润过的黄土
孕育出金黄的麦子
只有农人晓得
泾河与麦子的报答

晨雨

□ 富永杰

多么清澈的早晨
仿佛亲人将要来临
又仿佛朝霞深处有人弹琴
一只低飞的鸟
莫非是天空捎来的信
谁不喜欢如此场景
从一片片叶子到一棵棵树
从一条小溪到一条河
从园子里绿油油的滴答声中……
一切都在深情地相互拥抱
而我,也喜欢站在院子里
静静地享受天空的沐浴